

中外交通史籍叢刊

西域行程記 西域番國志

〔明〕陳誠原著

周連寬校注

3.648

0

中華書局

中外交通史籍叢刊

西域行程記

西域番國志

〔明〕陳誠著

周連寬校注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北京橋中印刷廠印刷

*

787×1092 毫米 1/32·6 印張·99千字

1991年7月第1版 1991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1—2000册 定價：6.50元

ISBN 7—101—01099—7/K·455

目 錄

關於陳誠西使及其《西域行程記》、《西域番國志》	
——代《前言》(王繼光)	1
版本及點校說明	29
西域行程記	33
西域番國志	65
哈烈	65
俺都淮	85
迭里迷	90
塞藍	93
卜花兒	96
養夷	100
土爾番	105
鹽澤城	109
魯陳城	110
附：	
葱嶺	114
撒馬兒罕	81
八剌黑	86
沙鹿海牙	91
達失干	96
渴石	98
別失八里	102
崖兒城	108
火州	109
哈密	112
薔薇露之說	115
附錄	
一、陳誠撰有關詩文	117
1. 奉使西域復命疏	117

2. 獅子賦	118
3. 西行南行禱文	121
4. 與安南辨明丘溫地界書(附安南回書)	140
5. 歷官事蹟	150
二、陳誠李暹傳略	154
1. 《明史稿·陳誠傳》	154
2. 《吉安府志·陳誠傳》	155
3. 《明史稿·李暹傳》	156
4. 楊溥《正議大夫資治尹戶部左侍郎李公暹 神道碑》	156
5. 過庭訓《本朝分省人物考·李暹傳》	156
三、有關序跋、書錄資料	157
1. 王直《西域行程記》序	157
2. 楊士奇《西域記》跋	159
3. 沈德符《西域記》	159
4. 沈德符《使西域之賞》	159
5. 黃虞稷《千頃堂書目》	160
6. 吳騫《拜經樓藏書題跋記》	160
7. 《學海類編》本《使西域記》叙略	161
8. 《四庫總目提要·使西域記》一卷	161
9. 《四庫總目提要·陳竹山文集》四卷	161
四、西行送行詩文	162
1. 王直《贈李郎中使西域序》	162
2. 胡廣《送陳員外使西域序》	163
3. 周孟簡《送陳員外使西域序并詩》	165

4. 鄒緝《送陳員外重使西域序并詩》	167
5. 曾榮送行詩	168
6. 吳均送行詩	170
7. 王英送行詩	170
8. 王洪送行詩	171
9. 王直送行詩	171
10. 陳彝訓送行詩	172
11. 曾鼎送行詩	172
12. 盧翰送行詩	173
13. 許鳴鶴送行詩	173
14. 龐叙送行詩	173
15. 胡儼送行詩	174
16. 金幼孜送行詩	174
17. 胡廣送行詩	174
18. 陳敬宗送行詩	175
19. 周述送行詩	175
20. 錢習禮送行詩	176
21. 周忱送行詩	176
22. 錢幹送行詩	177
23. 李禎送行詩	177
24. 梁潛送行詩	179
25. 陳循送行詩	179

關於陳誠西使及其

《西域行程記》、《西域番國志》

——代《前言》

王繼光

明代的中西交通，因鄭和七下西洋、遠航西亞東非的盛舉，多少使陸路交通顯得有些黯然失色。尤其近百年來，中外學者對鄭和事蹟的關注和研究，高潮迭起，陸路交通往往被掩蓋，陸路使節和旅行家亦受冷落。其實，有明一代，域內域外交通的繁榮活躍，豈止南海一路。絲綢古道雖曾遭受戰亂破壞，但也經歷了蒙元大帝國的開拓擴展，迄明初近百年間，仍不減漢唐氣象。漠北的韃靼、瓦剌，盡管與明王朝不時處於戰爭狀態，然相互奉使不絕，政治聯系和貿易往來始終在曲折地推進。清代的史家在描繪明初中西交通之活躍時說：“洪武中，太祖欲通西域，屢遣使招諭，”“自成祖以武定天下，欲威制萬方，遣使四出招徠。由是西域大小諸國莫不稽顙稱臣，獻琛恐後。又北窮沙漠，南極溟海，東西抵日沒之處，凡舟車可至者，無所不屆。”^①而“威德遐被，四方賓服，受朝命而入貢者殆三十國。幅隕之

① 《明史》卷332《西域四》。

廣，運邁漢唐，成功駿烈，卓乎盛矣”。^①其中，陳誠西使就是發生在這“兼漢唐之盛而有之”的十五世紀初的一個重大事件。

陳誠西使，有《西域行程記》和《西域番國志》傳世，見于公私著錄。當時，明代朝野爲之矚目，留下不少送迎詩文。明人著述凡涉西域山川風物者，無不以陳誠書爲圭臬；清修《明史·西域傳》，亦多所採摭。作爲明代奉使西域的唯一的一份親歷記錄，《西域行程記》和《西域番國志》一直受到學者的重視。直到今天，這兩部書對中外交通史和中亞文化史的研究，仍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一

《西域行程記》和《西域番國志》的作者，《國立北平圖書館善本叢書本》影印明鈔署“行在吏部驗封清吏司員外郎陳誠、苑馬寺清河監副李暹”。

陳誠，字子魯，號竹山。據《竹山文集》遺編所載胡誠《故處士贈從仕郎翰林檢討陳公行狀》和練安《明處士贈從仕郎翰林檢討陳公墓表》，陳誠祖籍爲江西臨川（今江西撫州市），五世祖仕宋爲吉州吉水（今江西吉水縣）主簿，遂因家于吉水縣同水鄉。吉水陳氏，世以儒爲業。其高祖曰予成，曾祖曰季文，祖曰仕可，

^① 《明史》卷7《成祖紀三》。

三世皆無仕宦者。元末動亂，陳誠家族亦未能免于兵燹，“宗族之罹疾疫、隕鋒鏑者不下數十人”。^①陳誠父陳同，字玉章，在朱元璋平定江右後棄文經商，往來於南北，〈墓表〉說他“挾其貲徧游江湖，南極嶺海，北抵燕趙，如是者數年”。洪武二十一年（1388）卒於家，年五十一歲。有子六人，女二人，陳誠即其次子。世代業儒而又非風望顯達的家庭環境，以及陳同“壯游數千里，覽山川之奇勝、都邑之雄壯、人物之富盛”的經歷，不能不對陳誠的思想形成和生活道路發生一些影響。

陳誠的生卒年，典籍失載。但陳誠同郡的左春坊大學士翰林侍讀學士兼修國史曾榮爲之所作〈逸老堂記〉云：陳誠“自釋褐授官，迄今三紀，歷事四朝，而年已六十四矣”。〈逸老堂記〉作於宣德三年（1428）正月，據此上溯，陳誠當生于元順帝至正二十五年（1365）。明朝建立時，陳誠年僅四歲。又崇禎十六年（1643）七月，翰林修撰承務郎、同邑劉同昇爲陳誠《竹山文集》所寫的〈叙〉中說：“先生（指陳誠）以名進士歷國朝之久，享年九十有三。”則陳誠卒年應爲明英宗天順元年（1457）。陳誠于仁宗洪熙元年（1425）賦閒，宣宗宣德三年（1428）致仕。清順治重修《吉安府志·陳誠傳》說他“居閒三十餘年”。這與我們對陳誠生卒年的推算是吻合的。

① 〈故處士贈從仕郎翰林檢討陳公行狀〉。

洪武十八年(1385)，陳誠離吉水前往臨江石門山，受業於著名學者梁寅，專攻小戴《禮記》。^①洪武二十四年(1391)入吉安府學，以禮經就質于府學教授易庵父。^②洪武二十六年(1393)，應江西癸酉鄉試，以《禮記》中第十二名。次年(1394)，甲戌科禮部會試，中八十六名。及殿試，以六十三名賜同進士出身，旋即選除行人司行人。“詔往北平求賢、山東蠲租、安南諭夷，皆能不辱命”。^③“南踰嶺海，北抵幽并，東之閩越，西自關陝，至于秦隴河湟，靡不涉歷”。^④其間洪武三十年初到安南，諭安南國王陳日焜，責其侵奪我思明府事，是陳誠第一次奉使出國，初次表現了他作為外交家的傑出才華。洪武三十年(1397)，陞除翰林院檢討。建文三年(1401)，往蒙古塔灘里地面招撫韃靼部落。陞除廣東布政司左參議。不久，爆發“靖難之變”，朱棣即位，建文舊臣遭到一場大清洗。陳誠亦未能幸免，于永樂元年(1403)正月被流放到北京興州(後遷良鄉)屯戍，歷時二年。陳誠自述說他之罹禍，是因“內官下番回至廣東，遭風破船，三司官不曾封船獲罪”。^⑤但聯係到陳誠

① 見《竹山文集》外篇卷2《贈陳茂才子魯序》，梁寅，字孟敬，人稱梁五經，又稱石門先生。元末明初著名的經學大師。傳見《明史》卷282。

② 見《竹山文集》外篇卷2《贈陳貢士上春官序》。

③ 《順治》重修《吉安府志》。

④ 吳勤《贈翰林陳檢討子魯官滿歸省序》。

⑤ 《竹山文集》內篇卷2《歷官事蹟》。

與方孝孺等建文近臣之間的關係，^① 陳誠的謫貶流放，很可能是“方孝孺事件”的一個餘波。直到明成祖的統治逐漸穩定下來，這場駭人聽聞的“瓜蔓抄”才慢慢終止，開始起用建文舊臣，量才加以任用。於是，陳誠得以復官，除授吏部驗封清吏司主事。永樂四年（1406），被選入內府文淵閣預修《永樂大典》，歷時五年。永樂十年（1412），陞除吏部驗封清吏司員外郎。

也許是陳誠曾任行人，奉使安南、撒里畏兀兒、韃靼等地的經歷，當明成祖“銳意通四夷”開拓海陸路交通時，陳誠便被作為理想的人選推薦給永樂皇帝。翰林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胡廣記其事曰：

永樂十一年秋，上遣中使勞來之，擇庭臣之能者佐其行。衆推吏部驗封司員外郎陳誠子魯才可當之。子魯在洪武間以名進士為行人，轍迹徧四方，嘗使于沙里畏吾兒，立安定、曲先、阿端五衛；又使塔灘里，招携胡虜；最後使安南取侵地，以書反覆曉其王，厥聲甚彰。然則是行也，舍子魯其誰歟？^②

此後，陳誠似乎是作為明政府的專職外交官，屢次奉命出使西域。功績卓著，陞遷為廣東布政司右參政。永

① 方孝孺曾有《陳子魯字說》、《送翰林檢討陳君子魯歸省廬陵序》等書贈陳誠。

② 《送陳員外使西域序》。

永樂二十二年(1424)，仁宗即位，明政府的對外政策發生了一個大的轉折。仁宗在即位時宣佈的“詔赦天下，停止四夷差使”，已不是作為新皇帝登極時的一個姿態來公之於世的。仁宣之際，統治者更多地注意到國內問題，對外關係上一反永樂時的積極進取政策，日趨消極保守。明初中外交通的黃金時代結束了。洪熙元年(1425)，陳誠年已六十一歲，“吏部尚書蹇義題奏，仍行記名，放回原籍，聽候取用。”^①實際上已是解職。宣德三年(1428)致仕。

陳誠歸里後，生活頗為安定。從《竹山文集·居休遺稿》和友人詩文中看，他董理家業，營建別墅，課子讀書，詩酒會友，悠然自得。命堂曰“逸老堂”，命園曰“柰園”，其“恬澹夷逸之懷，優游閒適之趣，既可見矣。”^②優游林下三十餘年。英宗天順元年(1457)，陳誠以九十三歲的高齡卒於家。有《竹山文集》傳世。

至於李暹的生平事蹟，我們所知遠不如陳誠詳盡，可參見本書附錄的李暹傳記資料。從李暹“使西域，凡五往返”的記載看，他很可能是作為陳誠的助手長期出使西域的。

二

作為陳誠一生主要業蹟的奉使西域，至今仍有一

① 《竹山文集·內篇卷2〈歷官事蹟〉》。

② 曾榮《逸老堂記》。

些值得研究的問題，如陳誠西使的次數、時間、活動等等。我們根據陳誠《歷官事蹟》等自述材料，參照實錄，分述於後。

第一次，洪武二十九年三月至九月，往西域撒里畏兀兒地面建置安定等衛。

這是見於記載的陳誠最早出使西域的時間。時陳誠官行人，三十二歲。見《歷官事蹟》“洪武二十九年”條。

明代撒里畏兀兒，“其地廣袤千里，去甘肅一千五百里，東抵罕東，西距天可里，北邇瓜沙州，南界土番。”^①其地望即今甘、青、新交界，柴達木盆地西北一帶。陳誠西行來此，肩負着重要使命。《明太祖實錄》卷245載：

遣行人陳誠立撒里畏兀兒爲安定衛指揮使司。初，自安定王卜烟帖木兒遣使朝貢，詔立其酋長爲四部，給銅印，守其地。後番將朵兒只巴叛，遁沙漠，過其地，大肆殺掠，并奪其印去。由是其部微弱。藍玉西征，兵絢阿真，土酋司徒哈哈等懼竄，匿山谷間不敢出。及肅王之國甘州，哈哈等遣番僧撒爾加藏卜等至甘州見王，乞授官以安部屬。王爲奏請，於是遣誠立其部爲安定衛，以銅印五十八給之，置官屬如諸衛。

① 《明太祖實錄》卷90。

前引胡廣《送陳員外使西域序》云陳誠立“安定、曲先、阿端五衛”。“五”係“三”之誤，應爲“安定、曲先、阿端三衛。”三衛同遭朵兒只巴之亂，曲先一度與安定合爲一衛。胡廣所說與《明實錄》的記載似無多大出入。

安定、曲先、阿端三衛與罕東衛、赤斤蒙古衛、沙州衛、哈密衛合稱“關西七衛”，在明太祖“隔絕羌胡”的西部戰略布置中處於重要的地位。因此，在朵兒只巴之亂和藍玉西征後出使西域的陳誠，肩負着處理善後、恢復撒里畏兀兒地區統治秩序的艱巨使命。而這位年青的使節亦不負重任，重建安定等衛，穩定了西部局勢。“誠還，酋長隨之入朝，貢馬謝恩”。^①

第二次，永樂十一年九月至十三年十月，護送哈烈等國使臣回國。并賚勅及禮品，賞賜西域諸國王子。

關於這次出使西域的緣起、歷程及使團組成以至陳誠的職務，陳誠《獅子賦序》的記敘較《明實錄》、《明史》^②所載爲詳，轉錄如下：

永樂癸巳春，車駕幸北京。秋七月，西域大姓酋長沙哈魯氏不遠數萬里遣使來朝。皇上推懷柔之恩，命中官臣達、臣忠、臣貴、指揮臣哈藍伯、臣帖木爾卜花、臣馬哈木火者，行報施之禮。且命吏部員外郎臣陳誠典書記。臣奉命惟謹，以是年九

① 《明史》卷330《西域二》。

② 參《明太宗實錄》卷143、《明史》卷332《西域四》。

月初吉戒行，明年甲午春正月戊子發酒泉郡，出玉門關，道燉煌、月氏，經高昌、車師之故地，達蒙古、回鶻之部落，……十月辛未，至哈烈城。

這裏所說“西域大姓酋長沙哈魯氏”即帖木兒的第四子、當時帖木兒帝國國王沙哈魯·把都爾。他在公元1408—1409年（永樂六年至七年）平息了兩個侄子爭奪王位繼承權的內亂後，成爲帖木兒帝國的統治者。沙哈魯一反帖木兒的東進政策，開始了一個與明帝國和平友好的時代。明成祖也做出了積極的反應，把握住這一有利時機，以護送使臣“行報施之禮”的名義，向帖木兒帝國派出了以中官李達爲首的明政府使團，借以擴大政治影響。

這個使團的規模人數，至今尚無材料證實。根據《明實錄》、《西域行程記》和陳誠提供的名單，姓名可考者有以下九人：

李達。事蹟散見於《明史·西域傳》。早在永樂五年，即與中官把太出使過別失八里。^①此後相當一段時間，一直活躍在西域。是個老資格的西域使者。《明史·侯顯傳》中曾說：“當成祖時，銳意通四夷，奉使多用中貴。西洋則和、景弘，西域則李達，迤北則海童，而西番則率使侯顯。”可見，在明代中西交通史上，李達無疑是個重要人物。

① 《明史》卷332《西域四》。

楊忠。即《明史·西域傳》中永樂十六年出使過別失八里的中官楊忠。

李貴。永樂宣德時，屢使西域。見《明史·西域傳》。

哈藍伯。即《明史·西域傳》中的金哈藍伯。《實錄》作“藍金哈”，誤。

帖木爾卜花。似為《明史·西域傳》中的劉帖木兒，永樂四年，曾以鴻臚丞出使過別失八里、火州、柳城等地。

馬哈木火者。《明史·西域傳》作“馬哈麻火者”，永樂四年三月立哈密衛，任指揮使。

哈三。《西域行程記》載，使團行至衣烈河時，“差百戶哈三進馬回京”。

李暹。《明實錄》言其職為“戶部主事”，然《西域行程記》、《西域番國志》明鈔本皆署“苑馬寺清河監副”。他很可能是以戶部官員的身份協助陳誠工作。

陳誠。“典書記”，掌應對文書。

護送使團於永樂十一年九月離京，十二年正月發肅州衛，出嘉峪關西行。沿途“宣諭德意”，聯絡西域諸國，歷時三年，至永樂十三年十月回到北京。

這次西使，產生了巨大的政治影響。李達、陳誠歸國之日，“西域諸國哈烈、撒馬爾罕、火州、土魯番、失刺思、俺都准等處各遣使貢文豹、西馬、方物”。^①加強了

① 《明太宗實錄》卷 169。

相互了解，密切了雙邊關係。爲此，明成祖對使團人員給予陞賞，陳誠得“陞除吏部驗封司郎中，正五品散官奉議大夫，又賜錢鈔四萬七千貫，紵絲二表里”。^①

當陳誠領受使命即將啓程時，內閣大學士胡廣曾囑咐陳誠：

子魯宜考其山川，著其風俗，察其好尚，詳其居處，觀其服食，歸日徵諸史傳，求有合焉者，則予言爲不妄也。他日國家修纂志書，稽諸西域，以見聲教之達，其有待于子魯之是行乎？^②

於是，陳誠回京覆命時，就有《西域記》、《行程記》、《獅子賦》三種呈送明廷。^③

第三次，永樂十四年六月至永樂十六年四月，出使地點與使命同前。

陳誠二使西域回國，僅過了半年多的時間，又被派遣出使西域。這時的明成祖，繼永樂八年重創韃靼部後，又在永樂十二年忽藍忽失溫戰役中大敗瓦剌部落，迫使瓦剌入朝謝罪。出於穩定西部局勢的需要，明政府顯然加強了對西域地區的外交攻勢，如此頻繁地派出使團。《明史·西域傳》^④和《明實錄》都提到陳誠的這

① 陳誠《歷官事蹟》。

② 《送陳員外使西域序》。

③ 見《竹山文集》內篇卷1《奉使西域復命疏》。

④ 參見《明史》哈烈、撒馬爾罕、失刺思等國傳。

次出使，而以《明實錄》的記載為詳：

永樂十四年六月己卯

哈烈、撒馬爾罕、失刺思、俺都准等朝貢賜臣辭還，賜之鈔幣。命禮部諭所過州郡宴餞之，仍遣中官魯安、郎中陳誠等賫勅偕行。賜哈烈王沙哈魯等及撒馬爾罕頭目兀魯伯等、失刺思頭目亦不刺金、俺都准頭目賽赤答阿哈麻答罕等白金、紵絲、沙羅、絹布等物有差，併賜所過俺的幹及亦思弗罕等處頭目文綺。^①

此行的中官魯安，似為初使西域，後在永樂十七年又護送過失刺思使團。^②而陳誠則是迎來送往，再赴帖木兒等國。

西域各國盛情接待了魯安、陳誠一行，帖木兒帝國沙哈魯王甚至讓陪同他們回國的使臣帶給明成祖一封勸奉伊斯蘭教的書信。明成祖的復函雖然迴避了這個建議，但却表示：“相隔雖遠，而親愛愈密，心心相印，如鏡對照。”誠摯希望：“願自是以後，兩國國交日臻親睦，信使商旅，可以來往無阻，兩國臣民，共享安富太平之福也。”^③這種真誠友好關係的建立和發展，與陳誠這些西域使者的努力是分不開的。陳誠使團於永樂十六

① 《明太宗實錄》卷 177。

② 《明史》卷 322《西域四·失刺思》。

③ 張星娘：《中西交通史料匯編》第四冊《古代中國與伊蘭之交通》。